

國學小叢書

宋詩派別論

梁崑著



著者 梁 崑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宋詩派別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

命(33032.3)

國學叢書 宋詩派別論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梁 崑

主編人 王 雲 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G 五三二上

壽

(本書校對者黃聿祥)

目次

一	分派法之商榷	一
二	香山派	七
三	晚唐派	一四
四	西崑派	二四
五	昌黎派	三九
六	荆公派	五二
七	東坡派	六五
八	江西派	七八
九	四靈派	一三六
一〇	江湖派	一四五

宋詩派別論

二

一一	理學派·····	一五九
一二	晚宋派·····	一六七
一三	各派之源流表·····	一七五

宋詩派別論

一 分派法之商榷

詩之有派別始於宋。欲論宋詩，不可不知其派別。蓋一派有一派之方法，一派有一派之習尚，一派有一派之長短，一派有一派之宗主。凡派別同者，其詩之方法同，習尚同，長短同，宗主同。苟不知其派別之異，徒執其一，以概其餘，曰宋詩云云，宋詩云乎哉？元明以來，論宋詩者，多失於不分派別，如四溟詩話曰：『或涉議論，而失於宋體；』藝圃攷餘曰：『議論高處，逗宋詩之徑；』皆以議論爲宋詩之病，殊不知宋詩中，惟昌黎體、東坡體、荆公體始有是病，若西崑派、四靈派、江湖派皆不得概謂之病於議論。滄浪詩話曰：『本朝尙理而病於意，』何大復漢魏詩序曰：『宋詩言理，』皆以說理爲宋詩之病，殊不知宋詩中，亦惟道學體、昌黎體、荆公體始有是病，若西崑派、四靈派、江湖派亦皆不得概謂之

病於說理。圍爐詩話曰：『宋以來詩多傷淺薄，』然若西崑派者，得謂之淺薄乎？白華詩說曰：『宋人多不講音韻，所以大遜於唐，』然若西崑派、江西派、荆公體是宋詩中講音韻之尤者，得謂宋人多不講音韻耶？載酒園詩話曰：『宋初詩人全學晚唐，』然宋初固有學白居易、學李玉谿者也。養一齋詩話曰：『宋人鍊字之法，力求峭健，多拗曲不明，』然江西派外，其作法如此者，亦惟昌黎體耳。由此觀之，欲研究宋詩，而不先明其派別者，未可也。

宋詩之派別如何？歷來論者或詳或略，或是或否，若合考參取，刊其冗贅，一其稱謂，則庶乎有當！

(一) 清宋犖漫堂說詩：『宋初晏殊、錢惟演、楊億號西崑體；仁宗時歐陽修、梅堯臣、蘇舜欽諸君，多學杜、韓；王安石稍後，亦學杜、韓；神宗時，蘇軾、黃庭堅謂之蘇、黃；又黃與晁補之、張耒、陳師道、秦觀、李廌稱蘇門六君子；庭堅別開江西詩派，爲江西初祖；南渡後，陸游學杜、蘇，號爲大宗；又有范成大、尤袤、陳與義、劉克莊諸人，大概杜、蘇之支分派別；其後有江湖四靈、徐照、翁卷等，專攻晚唐五言。』案宋氏所分，計(一)西崑，(二)杜、韓，(三)蘇、黃，(四)江西，(五)杜、蘇，(六)江湖，(七)四靈七體，而杜、韓體，杜、蘇體之名，嫌於含混，不可用也。

(二) 清全祖望 宋詩紀事序：『宋詩之始也，楊劉諸公最著，所謂西崑體者也。慶曆以後，歐蘇梅王數公出，而宋詩一變。涪翁以崛奇之調，力追草堂，所謂江西詩派者，而宋詩又一變。建炎以後，東夫之瘦硬，誠齋之生澁，放翁之輕圓，石湖之精緻，四壁俱開；乃永嘉徐趙諸公，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，則四靈派也，而宋詩又一變。嘉定以降，江湖小集盛行，多四靈之徒也。及宋亡，而方謝之徒，相率爲追苦之音，而宋詩又一變。』案全氏所論宋詩共四變，而爲派者凡六：卽（一）西崑，（二）慶曆，（三）江西，（四）建炎，（五）四靈，（六）方謝之徒。雖言及江湖小集盛行，而斷以多四靈之徒，似尙無派之之意。

(三) 清汪槐堂題宋百家詩存後：『西崑五季，遺俗尙怙忸，能事王黃州，訓辭亦深厚；繼之梅歐陽，燦耀光列宿；髯蘇一代豪，落筆巨鯨叩；同時濂洛賢，風雅振先後，紛紛遞述作，南渡格變又；渭南富天才，崇臺九成構，楊監與蕭尤，下視匹蓬雷；石湖頗排奐，簡齋劇孤秀；汐社多變壞，唯殺出泉竇；獨愛晞髮人，九歌可馳驟，變體雙井翁，造語獨矯揉；江西詩派圖，幾輩尙墨守；九僧格律粗，四靈篇幅瘦，江湖諸小集，看核分飮餽。』案汪氏分宋詩爲：（一）西崑，（二）王黃州，（三）梅歐，（四）髯蘇，（五）濂洛，（六）陸楊蕭尤范陳，（七）汐社，（八）九僧，（九）江西，（十）四靈，（十一）江湖，十一體，而以陸楊蕭尤

范陳合爲一體，最龐雜不可從。

(四) 四庫提要：『王禹偁初學白居易，楊億等倡西崑體，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，蘇軾黃庭堅益出新意，南渡以後，擊壤一派參錯流行，至於四靈江湖二派，遂弊極不復。』案提要分宋詩爲(一)白體，(二)西崑，(三)歐梅，(四)蘇黃，(五)擊壤，(六)四靈，(七)江湖七體，然以蘇黃同體者，非也。

(五) 元戴表元序洪潛甫詩集：『汴梁諸公，其博瞻者謂之義山，豁達者謂之樂天，宣城梅聖俞出，一變而爲沖淡，豫章黃魯直出，又一變而爲雄厚，邇來百年間，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，一變而爲清圓。』案戴氏分宋詩爲：(一)義山，(二)樂天，(三)聖俞，(四)魯直，(五)四靈五體。

(六) 元袁桷書湯西樓詩後：『自西崑體盛，襞績組錯，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，窮極幽隱，而詩有三宗焉。夫律正不拘，語腴意贍者，爲臨川之宗；氣盛而力夸，窮抉變化，浩浩焉滄海之碣石也，爲眉山之宗；神清骨爽，聲振金石，有穿雲裂石之勢，爲江西之宗。二宗爲盛，惟臨川莫有繼者。於是唐聲絕矣。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，其發爲聲詩，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，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。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，而唐聲漸復。』案袁氏分宋詩爲七派：(一)西崑，(二)梅歐，(三)

臨川，(四)眉山，(五)江西，(六)道學，(七)四靈，而別臨川爲一體，乃其特見。

(七)元方回序羅壽可詩：『宋剗五代舊習，詩有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、白體如李昉、徐鉉、徐鉉、王禹偁、王漢謀；崑體則楊億、劉筠、西崑集傳世，宋郊、宋祁、張詠、錢惟演、丁謂皆是；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，寇準、魯三交、林和靖、魏野、魏閑、潘閔、趙湘之徒。歐陽修出焉，一變爲太白、昌黎之詩，蘇子美二難相爲頡頏，梅堯臣則唐體之出類者也，蘇軾踵歐陽公而起，王安石備衆體，精絕句，五言或三謝，獨黃雙井專尙少陵，惟呂居仁克肖，天下詩人北面矣，立爲江西派。陳簡齋、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，乾淳以來，尤范楊陸蕭其尤也。道學宗師，於文無所不能，詩其餘事，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；又有一朱熹，嘉定而降，稍厭江西，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，日淺日下；然有餘杭二趙，復爲上饒二泉，典型未泯。』案方氏分宋詩爲十體：(一)白體，(二)崑體，(三)晚唐，(四)歐陽，(五)梅堯臣，(六)蘇軾，(七)王安石，(八)江西，(九)道學，(十)四靈，就中於白體崑體晚唐體序述最爲分明，而將呂陳曾三公尤楊范陸蕭五公及二趙二泉之脈絡，隱約析爲江西之三期，尤屬可取，惟以歐梅別爲二體，未爲允當。

(八)滄浪詩話：『國初之詩，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

陽公學韓退之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，至東坡山谷始以己意爲詩，山谷用功尤爲深刻，其後法席盛行，稱爲江西派，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 姚合之詩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。『案嚴氏分宋詩共八派：（一）王黃州，（二）西崑，（三）盛文肅，（四）歐陽公，（五）梅聖俞，（六）東坡，（七）江西，（八）四靈，就中盛文肅學韋蘇州說，爲其他論者所無，然盛公作品不傳矣；而歐梅之別爲二體，則與方回同病。

爰酌八說，考其實際，取學白樂天者謂之香山體，取宋初學姚賈者，謂之晚唐體，取與歐陽修詩氣味同者，謂之昌黎體，取與王安石詩氣味同者，謂之荆公體，取與蘇軾詩氣味同者，謂之東坡體，取以李商隱詩爲準者，謂之西崑派，取以杜黃詩爲準者，謂之江西派，取南宋時以姚賈詩爲準者，謂之四靈派，取在江湖小集中者，謂之江湖派，共九體；而取道學家者，謂之道學體，取宋亡節士者，謂之晚宋體，附後；蓋以道學詩體非詩家正統，晚宋詩家非純宋時人也。更次以時代，而詳論其各派之源流長短，宗主棄捨方法習尚等，庶幾有裨於研究宋詩者。

二 香山派

五代擾攘五十餘年，詩道零落，作者只沿襲唐人，不遑改創，雖西蜀、南唐，堪稱晏定，然偏處一方，無能爲力；及宋告一統，息武修文，而倉卒之間，號稱詩家者，不過五代舊臣，惟直接沿襲五代舊習，間接沿襲唐人而已。滄浪詩話謂：『國初之詩，尙沿襲唐人。』葉燮原詩謂：『宋初襲唐人之舊，如徐鉉、王禹偁輩，純是唐音。』是也。

【小傳】（一）徐鉉字鼎臣，廣陵人，仕南唐，爲翰林學士，歸宋，官散騎常侍，世稱徐騎省，有騎省集。在江東時，與韓熙載齊名，號韓徐，以文章議論稱。鉉及弟鍇，又俱精小學，鉉詩皆率意而成，自造精極，具有元和風律，故流易有餘，深警不足。香祖筆記曰：『徐常侍詩文都雅，有唐代承平之風。』其詩如寒食成判官垂訪曰：『常年寒食在京華，今歲清明在海涯；遠巷踏歌深夜月，隔牆吹管數枝花。鴛鴦得路音塵闊，鴻雁分飛道里賒，不是多情成二十，斷無人解訪貧家。』卒年七十五。（梁貞明元

年九一六——淳化二年九九一。）

（二）李昉，字明遠，深州饒陽人，漢乾祐中進士，周顯德中仕至翰林，宋太祖在周朝，已知其名，及卽位，用以爲相，太宗遇昉亦厚，數知貢舉，卒諡文正，晚年嘗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，有二李唱和集，詩格相類。昉詩甚平夷雅正，不求奇險瑰麗，爲得香山之體；如禁林春值曰：『疎簾搖曳日輝輝，直閣深嚴半掩扉，一院有花春晝永，八方無事詔書稀；樹頭百轉鶯鶯語，梁上新來燕燕飛，豈合此身居此地。妨賢尸祿自知非。』臺閣之作，最易典麗富贍，而公獨不然。享年七十二。（後唐同光三年九二五——至道二年九九六。）

（三）王禹偁，字元之，鉅野人，太平興國八年進士，官至知制誥，貶黃州，徙蘄州卒。著述頗富，今惟存小畜集三十卷，外集七卷。其詩古雅淡簡，如其爲人。太宗嘗稱爲當日文章獨步，盛名之下，可以想見。彥周詩話曰：『本朝王元之之詩可重，大氏語迫切而意雍容。』藝槩曰：『王元之之詩，五代以來，未有其安雅。』載酒園詩話曰：『王禹偁秀韵天成，雖學白樂天，得其清不得其俗。』皆美元之之者。石洲詩話曰：『小畜集五言學杜，七言學白，皆一望平弱。』此不足於元之之者。宋詩啜醢集雪帆曰：『元之』

詩長篇，於歐蘇間似伯仲，其七律則清深警秀，神韻當在元和大歷間，非元祐諸人所能及也。『此則分體而論，贊元之詩者，稱心而言：平弱固是元之一短，而清雅實亦元之一長，古體雖未能媲美歐蘇，然律體風趣高長，誠或在元祐諸人之上，如遊虎丘寺詩曰：『寺牆圍着碧孱顏，曾是當年海湧山，盡把好峯藏院裏，不教幽景落人間；劍池草色經冬在，石座苔花自古斑，珍重晉朝吾祖宅，一回來此便忘還。』享年四十八。（周顯德元年九五四——咸平四年一〇〇一。）

（四）王奇字漢謀，贛縣人，爲縣掾吏，後遊京師，眞宗聞其名，特許殿試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大約太宗眞宗時（九七六——一〇二二）人。方虛谷稱其詩學樂天，江西詩徵中輯存奇詩數首，如旅中有感曰：『澤國來遊豈厭重，羈孤懷感自無窮，雁聲不到歌樓上，秋色偏欺客路中；宿寺夢回蓮葉雨，渡江衣冷荻花風，誰憐未得青雲志，琴劍年年西復東！』

（五）徐鍇字楚金，鉉之弟，仕江左，至中書舍人，亦能詩，方虛谷謂其學白樂天，惜所作皆不存，無由斷其是否。惟寬夫詩史云：『徐鍇年十餘歲，羣從游宴，賦詩，令爲秋詞，援筆立成。』其詩曰：『井梧紛墮砌，塞雁遠橫空，雨久苔莓紫，霜濃薜荔紅。』可見其幼年敏捷。享年五十五。（梁貞明六年九

二〇——開寶七年九七四。

【宗主】

五代詩人有宗白樂天體者，此派卽其遺裔。胡元瑞詩數曰：宋初諸子多祖樂天，如李

昉學白樂天，青廂雜記云：『昉詩務淺切，效白樂天體；』徐鉉學白樂天，瀛奎律髓曰：『鼎臣詩有白

樂天之風，』王禹偁詩學白樂天，禹偁示子詩曰：『本與樂天爲後進，敢期子美是前身。』自注云：『予

自謫居時，多取白公詩，時時玩之。』諸人中以王元之生最晚，而詩名最高，堪爲此派之首。徐鉉李昉

曾仕事五代，復爲宋官，於禹偁可云前輩。禹偁之學樂天，蓋受徐李諸公之影響。寬夫詩話曰：『國朝

初沿襲五代之餘，士大夫皆宗白樂天，王黃州主盟一時。』然自禹偁歿後，此派亦絕。

【習尙】

樂天詩派既學樂天，則樂天習尙，卽樂天詩派之習尙。樂天作詩，好言人所能知者以

求易，墨客揮犀：『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，問曰：解否？曰：解，則錄之；不解，則又復易之。』樂天作

詩，又好人所欲言者以求平，甌北詩話：『元白詩尙坦易，務言人所共欲言。』坦猶平也，然則樂天詩

派之習尙，亦爲平與易矣。平者衆人所共欲言，謂詩之意平；易者衆人所共能知，謂詩之辭易。意既平，

辭既易，則其爲詩必非艱深幽奧，故樂天詩不押險韻，不用奇字，不加琢飾，不作矯情，不苦思慮，而樂

天詩派，亦絕不見險韻奇字雕飾矯情苦思之跡；蓋苦思矯情雕飾奇字險韻，乃樂天詩派所摒棄而不爲者也。

【批評】

樂天在唐時，本欲矯排稟鏤琢之弊，故標平易二義，然病善相兼，不可爲諱。樂天詩派既學樂天，故樂天病卽樂天詩派之病，樂天善卽樂天詩派之善，考樂天詩有七病：（一）曰語滑，姚鼐序今體詩抄曰：『香山有滑俗之病，』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如王元之登高：『節近登高忽嘆嗟，經年憔悴別京華，二車何處搔蓬鬢，九日山川見菊花，夢裏榮衰安足道，眼前杯酒且須賒，商于鄒魯雖迢遞，大底攜家卽是家。』末句尤滑。（二）曰詞衍，（三）曰意盡，（四）曰字俗，（五）曰文淺，歲寒堂詩話曰：『白太傅詩，但其詞傷於太煩，意傷於太盡，遂成冗長卑陋耳。』夫煩者是病衍，盡者是病意無餘而太露，卑者是傷俗，陋者是傷淺也；樂天詩派亦有此諸病，如徐鉉除夜：『寒燈耿耿漏遲遲，送故迎新了不欺，往事并隨殘曆日，春風寧識舊容儀，預慙歲酒難先飲，更對鄉儺羨小兒，吟罷明朝贈知己，便須題作去年詩。』了不欺三字衍，尾二句亦衍也。如王元之放言：『誰信人間是與非，進須行道退忘機，卦逢大壯羝羊困，鄉入無何蛺蝶飛，澤畔衣裳蘭作佩，山中生計竹爲扉，飢腸已共夷齊約，一曲高

歌去采薇。』直瀉而下，尾二句意盡也。如王元之寄傅翔：『聽說魚臺景最奇，鮑參軍到語多時，天晴綠野豎魚網，木脫空城露酒旗，擲鮮錦鱗紅撥刺，雪翻白鷺寒襪襪，仍誇縣尹風騷客，應有秋來唱和詩。』首句聽說二字尤俗也。如徐鉉送荆司錄歸京：『早年聞有荆先生，二十餘年道不行，抵掌曾論天下事，折腰猶悟俗人情，老還上國歡娛少，貧聚歸資結束輕，遷客臨流倍惆悵，冷風黃葉滿山城。』首二句極淺薄。(六)曰作率，詩鏡曰：『遣意鑄詞，元修白率。』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徐鉉之言曰：『文速則意思敏壯，緩則體勢疎慢，』可以想見；如王元之中元夜仙泉寺留題：『祭廟回來略問禪，蘚牆莎井碧山泉，風疏遠磬秋開講，水響寒車夜救田，藍綬有香花菡萏，竹窗無寐月嬋娟，自慚政術貽枯旱，忍臥松陰漱石泉。』律詩而重兩泉字韻，失檢之極，苟非率意而成，焉能若是。(七)曰氣弱，寬夫詩話曰：『司空圖善論前人詩，如謂「元白爲力倏氣孱，乃都會之豪估，」切中其病。』氣孱即氣弱，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如徐鉉遊山南諸寺：『便返城闌尙未甘，更從山北到山南，花枝似雪春雖半，桂魄如眉日始三，松蓋遮門寒黯黯，柳絲妨路翠氍毹，登臨莫怪偏留戀，遊宦多年事事謫。』通首無氣勢，三四兩句尤弱也。又考樂天詩有三善：(一)明易，(二)自然，詩鏡曰：『白詩情到語流，無粧點之病；』